

專訪導演白雪： 由《過春天》看身份認同



▲《過春天》電影海報

【大公報訊】記者熊君慧、實習記者胡永愛報導：近日，講述深港兩地跨境上學的少女的青春片——《過春天》，在第四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進行了香港首映。映後很多香港觀眾表示，多年沒有看到這類發生在深圳、香港兩地的電影，題材很吸引人，也很寫實。《過春天》將於五月九日在香港上映。

電影《過春天》此前已獲得多項國內外獎項與榮譽，包括：入圍第四十三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第六十九屆柏林電影節、第十三屆亞洲電影大獎和第十四屆大阪亞洲電影節等國內外多個電影節，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獲費穆榮譽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員兩項大獎。

深港題材展現時代變遷

九十年代隨父母來到深圳的白雪，對於深圳、香港都有著一種特別的感情。「我對這兩個城市都是懷有一種悲憫情緒的。因為這樣的情感，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呈現出來的東西也是溫柔的，不願意把電影中人物逼到很不堪的境地。」

《過春天》講述了「跨境學童」——十六歲少女佩佩青春期發生的故事，香港上學，深圳生活，特殊的「單非家庭」（即父母中有一方不是香港居民），青春的年齡，閨密的約定，懵懂的感情，讓年少的佩佩選擇成為深港兩地販運手機的「水客」，經歷了一段冒險故事。

二〇一五年接觸到「跨境學童」題材時，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白雪，判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白雪認為，在女主角佩佩身上，存在着很多的矛盾性和多重的衝突。每天往返於兩地的跨境上學，是不常見的事情，可以展示題材的獨特性；而從情感角度上又具有

普遍性，無論是來深圳工作的人還是「北漂」，或者是從小在異國成長的中國人，在目前城市化進程中，身份認同是每一個人都關注且能引起共鳴的話題。「我覺得從各個層面，這個故事、這群人都值得被記錄，具有一定文獻意義，甚至我覺得這部電影可以無關票房和獎項，希望它可以成為被時間留下來的一部電影。」

稱讚香港團隊專業有序

《過春天》開拍前，白雪做了兩年的調研，多次往返深圳香港兩地進行走訪，最終寫下了兩萬多字的採訪記錄。電影中有一個角色——花姐，手機走私團夥的頭目，雖然只是配角，但形象生動、讓人印象深刻。白雪講到花姐這個人物的靈感來源時說，調研期間她在上水偶然看到一個小店舖，有一個留着紫色短髮的中年女人，身邊圍繞着一群年輕的男孩夥計。雖然只是一晃而過的瞬間，但白雪就此打定主意要在故事裏寫這樣一個角色，在此基礎上她成了電影中的花姐。

對於電影中被很多觀眾津津樂道的特殊的視聽語言和表現手法，白雪認為這是集體創作的結果。「例如電影中的三次定格，是剪輯師的主意。女主角在故事上經歷了三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定格這種直白的表現手段，相當於三個感嘆號，為觀眾進行了劇情上的強調。」



▲女主角佩佩在片中有著友情、愛情相互交織的青春煩惱

►電影中的花姐（左）形象讓人印象深刻



►《過春天》中的閨密情



另外，片中一幕男女主角互相在身上綁手機的畫面，在電影首映和見面會時，也頻頻被觀眾提及和讚賞。白雪介紹，這場戲是電影高潮的部分。白雪在寫劇本的時候，考慮到這裏並不是一個敘事段落，而是一個電影化處理的段落，需要充分營造和表現氣氛的段落，因此用了適合電影的表現手段。「拍攝這場戲時，各個部門都圍繞着一個「熱」字在詮釋，電影出來後受到大家的好評，和各個部門的工作和才華是分不開的。」作為深港兩地題材的電影，《過春天》進行香港部分拍攝時，

聘請了一位TVB的製片人，白雪稱讚香港製片團隊現場管控能力非常好，安排得井井有條。因為香港拍攝成本較高，製片團隊為了節約成本，工作人員都是打車開工，但在這樣的狀態下工作人員反而更自由，整個香港部分的創作過程處於一種非常輕鬆的狀態。「我們是在香港開機，在深圳殺青，殺青之後，香港的製片人員從香港提著酒來深圳看我們，兩地工作人員都互相被對方的專業折服，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和珍貴的合作夥伴。」白雪說。

香港話劇團奪舞台劇七獎

【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黃璇報導：由香港電台及香港戲劇協會合辦的「第二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以「一團火」為主題，於十日晚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頒獎禮，共頒二十一個常設獎項，其中香港話劇團奪得五大門類共七個獎項。今次香港話劇團所獲獎項包括：「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初三》吳家良」、「最佳男配角（悲劇/正劇）：《好人義》吳家良」、「最佳女主角（悲劇/正劇）：《好人義》文瑞興」及

「最佳舞台設計：《親愛的，胡雪巖》（二〇一八新版）王健偉」，此外，香港話劇團的《好日子》、《盛宴》、《原則》（二〇一八新版）獲評「年度優秀製作」。連中兩元的吳家良發表獲獎感言稱：「在我一路的人生經歷中，都很珍惜每一次合作的人，要求自己在每一個細小的部分逐少逐少去做好，今晚的獎項令我知道，這些小事的累積，最終會得到認同和獎勵。」文瑞興登台領獎時，除了感謝「好人不

義」的團隊及其家人外，亦對其參演的《好日子》劇組表示感激：「《好人義》是討論何為公義；《好日子》是討論當你面對一件事情的真相時，你會如何抉擇和判斷、如何面對事實。要做一個好人不容易，在香港過平凡的好日子也不容易，我會提醒我自己成為一個誠實和懂判斷是非黑白的人。」上年獲頒「終身成就獎」的鍾景輝（King Sir），今次擔任頒獎嘉賓。他在台上感慨道：「做（舞台劇）導演沒有標準，但

一定要分析劇本，用情感琢磨每一段戲，找到戲的節奏和戲的主題，令觀眾產生共鳴。」當晚司儀由獲得上屆「最佳男主角（喜劇/鬧劇）」的王耀祖擔任。頒獎禮上，來自香港演藝學院、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的演員，分別獻演百老匯音樂劇《青春的覺醒》及《Smokey Joe's Café》選段。本屆頒獎禮視像版本可於香港電台網站（rthk.hk）及港台舞台劇獎專頁（rthk.hk/dramaawards2019）瀏覽。



▲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獻演《Smokey Joe's Café》選段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校長（左）與學監對教育方法作出爭辯

正是這樣的生活



▲殘破的校園卻能令年輕人重新投入生活

▲校長向學生分享人生體驗

平實真摯 見證人生

iStage劇團獲基督教正生會／正生書院授權演出《正是這樣的生活》，猶如一次宗教儀式的見證，平實而真摯的表演手法，讓觀眾看到香港教育界真實存在的一處烏托邦，令學界、家長及年輕人都感受至深。

編劇筆法 簡潔明確

編劇劉浩翔沒有再花太多筆墨描述書院的特別背景。故事開始之時，一批家長將子女送到遠離市區，位於偏遠小島的書院。校長（洗振東飾）對新來的學生明言，他們一生人只會入讀書院一次，而且「要留要走，自己決定。」編劇簡潔的筆法足以勾勒出書院的獨特背景，以及校長的教育作風。接下來，程學藍（鄭芝芝飾）原本到來申請擔任老師，卻被校長要求先擔任義工，不僅藉此了解書院的實際情況，也令學藍考慮自己的真正追求目標。由是，學藍成為引領觀眾深入透視書院的視點，讓觀眾進一步理解書院和校長是否如傳媒所述般高尚。

全劇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但今昔時空隱隱約約地穿梭並行。學藍一直觀察書院的運作情況，以及校長的處事手法，再加上其他老師（劇中稱為同工）、義工、家

長、渡輪船長的插敘，觀眾可看到書院對待需要從新開始學習生活的學生的特別需要。明顯地，編劇做了不少資料搜集工作，透過故事細節展現書院的獨特之處，例如校長教導學生以火燒大石，由此而消滅本已殘破失修校園的障礙，更重要的是讓學生體會如何消除人生的路障。校長要求學生每日進行各式各樣的體力勞動，實際是要學習生活知識和技能，亦頗有禪宗的體驗生活意味。

導演處理 實而不華

在真實事件和人物之外，編劇亦建構了學藍作為外來者所帶出的懸疑氣氛。學藍一直質疑校長的處事手法，明顯地處處作出挑釁，因而衍生了幾段二人對教育目標和方法的辯論。往後下來，劇本的重心轉移至學藍探究書院實況的真正目的，因而揭發了學藍及其家人多年前對書院的搬遷事件曾經產生的抗拒態度。故事發展至此，已不單純是有一間書院或一位校長的教職方針，而是反映出整體社會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不同意見的立場。

在我看來，劇本的真實性毋庸置疑，書院的既有人物和情節都能打動觀眾心靈。至於學藍的外來者角度，若能再添少許筆墨，闡釋當年她與家人如何被書院的

搬遷事件而引起巨大壓力，那麼編劇構想的評議角度，應可增加較多理性思辨空間。

劉浩翔與張志敏攜手擔任聯合導演，對劇情和氣氛的處理能做到哀而不濫，感而不悲，實而不華。上環文娛中心劇院的舞台雖然只有一個硬景，但中央的空間可靈活變成書院環境，又可轉化成充滿聚散的碼頭。除了校長和學藍，其他幾位飾演家長和同工的專業演員，都有恰如其分的表現。全劇更出色的是多位飾演學生的演員，男演員能夠表現年輕人的狂躁不羈，女演員可以展示離離誘惑的懦弱。導演安排幾位學生的自我獨白，雖然只是安靜地坐着說話，背後站着另外幾位學生作陪襯，但是平靜的場面反而能夠表現學生內心的澎湃感受。另外，劇中好幾個學生分享場面，導演都能讓現場觀眾一起融入劇中的情境，展示一份無分你我，世界大同的感觀。

將真人真事搬上戲劇舞台，表面上看似容易，實際上難度更大。如何將真實人物或事件轉化成具觀賞效果的表演，既讓熟悉該題材的觀眾細心欣賞和感受，亦可讓其他不太熟悉該事件的觀眾，以全新角度認識或作出評議。怎樣能夠賦予藝術尺度的平衡處理，對編劇和導演都甚考功夫。

佛琳



▲年輕女學生內心澎湃